

上篇 基础篇

“万丈高楼平地起”。素质是能力生成的自然基础和底层结构，能力是素质发展的系统升华和综合转化。只有注重综合素质在“量”上的广泛积累，才能实现能力形成在“质”上的根本飞跃。因此，研究指挥军官能力建设问题必须从研究构筑能力的基础工程——素质培养问题入手。本篇围绕指挥军官素质内涵、素质体系构成、素质培养途径、素质量化测评等内容展开，对指挥军官能力生成的基础问题——指挥军官的素质问题进行了全面透析和深度解构。

第一章 素质是指挥军官能力生成的基础

研究指挥军官的素质问题是由素质的特殊价值和地位作用决定的。素质是能力生成的自然前提和重要基础，指挥军官素质直接影响着整个军队建设的进程和质量，影响着部队战斗力的生成和提高。加强指挥军官能力建设，必须从夯实指挥军官的素质基础入手。

一、素质内涵透析

“素质”一词的最初意义是指“事物的主要成分或质量”、“事物本来的性质”。《辞海》指出，“素”即构成的基本成分如元素、要素、素养等；“质”即事物的根本特点，如性质、本质、资质、品质、质量等。“素”与“质”合成一个词来讲，对素质的解释有诸多说法：

一为“先天遗传”说。它是一种关于素质的传统说法，把素质定义为有机体天生具有的某些解剖和生理的特性，主要是神经系统、脑的特性以及感官和运动器官的特性，它们通过遗传获得，故又称遗传素质，也称禀赋或天资。这种素质定义强调的是素质的先天性。这一概念在生理学、医学、心理学和教育学上的使用由来已久。《辞海》（1989年版）解释的“人的先天的解剖生理特点，主要是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方面的特点，是人的心理

发展的生理条件，但不能决定人的心理内容和发展水平。某些素质上的缺陷可以通过实践和学习获得不同程度的补偿”。

二为“身心倾向”说。持“身心倾向”说的学者指出：素质是指由先天的遗传条件及后天的经验所决定和产生的身心倾向的总称。在医学上，它影响某些疾病的发展态势。在心理学上，它是各种行为发展方向的准备状况。这一观点突出了素质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影响。

三为“内化”说。把素质看作是社会发展的物质文明成果与精神文明成果，通过环境和教育的影响在主体身心组织结构中的内化、凝聚与积淀。这一观点强调素质要和文明相连，要通过后天环境影响和教育训练来获得。

四为“品质综合”说。首先肯定素质是有机体内在的、相对稳定的、作为后继活动准备的品质，或者说是人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所应具备的基本品质。它既有先天的因素，又受到后天教育的影响，但又看重人在先天生理因素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天社会本质的那种品质。具体说，既把素质看作是人的智慧、道德、审美等系统整合的主体性品质，也有把素质看作是人的体质、性情、思想、行为基础的总和，还有把素质看作是一个人的品格、气质、修养、风度的综合水平，再就是把素质看作是个体生理、心理和社会文化三种成分的“合金”的。

五为“要素总和”说。主要涉及到素质的构成要素。“二要素总和”说，认为人的素质就是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总和；“三要素总和”说，认为人的素质是指人在质的方面的物质要素、精神要素和一切社会生活要素的总和。“四要素总和”说则认为作为主体素质的基本构成是起点素质、体力素质、智力素质、精神素质的总和。

六为“历史积淀”说。有的学者认为：谈到素质就不能不涉

及国民素质。国民素质也称民族素质，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的稳定的社会文化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千百年的社会实践成果以传统文化为中介，在群体心理结构的历史积淀。这种积淀物不是先天的、自然本能的产物，而是一种文化影响、文化渗透、文化底蕴、文化熏陶的结果。由于“素质”既是一个经典的生理、心理学概念，又是一个在教育活动和社会生活中被广泛使用的概念，综合起来，对“素质”可作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

狭义的素质，就是生理、心理学上所说的“素质”，指人生来就具有的某些解剖生理特点，特别是指神经系统、脑的解剖生理特点和感觉、运动器官的解剖生理特点。素质是人的身体、智慧、能力和个性，乃至整个心理活动形成和发展的自然前提，离开了这个自然前提，就谈不上人的发展。由此可见，狭义的素质主要是由遗传因素或其他先天因素决定的，所以人们通常又将其叫做遗传素质或先天素质。这种理解缺乏教育上的适应性，也不能完全适应素质教育实践的需要。

广义的素质概念，其含义已经超越了遗传特征的局限，在应用范围上，它既可以指个体，也可以指群体的质量或性质。我们所指的“军人素质”、“民族素质”等均使用了广义的素质概念。根据广义的素质概念，我们可以把人的素质看作是人的质量或人的身心发展的总水平，或将其界定为：“人的素质是指个体在先天禀赋的基础上，通过环境和教育的影响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稳固的性质。”这种对人的“稳固的性质”的判断，是以人适应环境和认识、改造世界的能力为主要标志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素质的高低，是人对适应环境、认识和改造主客观世界的潜在能动作用的量度。

广义来说，人的素质是指人的品质、质量，是在素质基础上

人的发展总水平，是人的诸种属性的综合，是由各种品质构成的整体结构。也可以说人的素质是个体在先天禀赋的基础上，通过环境和教育的影响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相对稳定的身心组织的要素、结构及其质量水平。它既指可以开发的身心潜能，又指社会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在身心结构中的积淀和内化。简而言之，所谓素质，就是人在从事活动前所具有的较为稳定的、较为内在的、较为基本的那些品质。归纳起来人的素质大体可以概括为生理素质、身体素质、知识素质、心理素质或心理品质、政治思想素质等方面。

二、指挥军官素质的主要特征

军官是以军事工作为职业、拥有军籍、经正式任命、在军队编制中的国家官员。指挥军官是指在军官队伍中以从事指挥活动为主的军官群体，平时负责部队的训练、管理和组织协调工作，战时负责部队的决策、指挥工作。指挥军官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指挥军官是仅指在军队负责军事行政和作战指挥的各级领导干部；广义的指挥军官不仅包括军事系统的各级领导干部，而且包括军事政治工作、军事后勤工作、军事装备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本文所研究和面向的对象是广义的指挥军官。

指挥军官素质是指从事军事行政工作、军事政治工作、军事后勤工作、军事装备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所具有的较稳定的、较内在的、较基本的身心条件、可能发挥的潜在能力，是先天遗传与后天经验的集合体，是他们为适应国防建设和发展的要求而具有的一系列基本特点与品质的综合系统。归纳起来可概括为生理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政治思想素质、道德品质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军事专业素质等方面。指挥军官素质的主要特征

可以概括为：

1. 内在性

由于素质是人的潜在能力、活动的主观条件和内在根据，在平常并不外显，是人品特征的深层底蕴，是以一种以内在形式存在的潜能。也就是说，素质主要是内隐的。素质一经形成，就成为指挥军官内在的东西，主要体现在指挥军官的生理与心理的结构与功能之中。在通常情况下，除了少数属于素质范畴的方面能够通过观察而作出素质高低的基本判断外（比如身体素质），绝大多数方面的素质是一个人本身所具有的但不可直观的东西。一个人的素质在具体的存在形式上是内隐的，但其活动趋向则是外向的，素质不可能当然也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存在的状态，它必须发挥作用。在作用过程中，它就必定带有相应的外部指向。素质只有通过人的活动、能力、行为表现出来，体现素质的特点和水平，并能表现素质对主体活动的功能状况及其质量的决定作用。在这个时候，素质通过转化为动态外显的思想、态度、行为等等，使指挥军官释放出相应能量，并作用于部队建设的实践中。尽管素质在本质上是“外显”的，但它主要是以内隐的形式而存在着的。它总是处于一种“备用”状态，只有当它与外界发生关系，素质就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或系统或零星地表现出来。这就要求我们既要通过指挥军官的外在行为举止表现出来认定其内在素质，又不能把指挥军官的外在表现和内在素质简单地等同起来，而要经过认真考察、分析和鉴别来认识指挥军官的深层素质。

2. 稳定性

指挥军官的素质是由先天生理素质与后天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晶和沉淀，是一种内在的、相对稳定的身心特性及其结构，是指挥军官反复多次的内外化活动长期实践锻炼而固化形

成的，包含社会文化、生理与心理成分在内，是三者的“合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是一种对事物认识的还本归原，强调了事物的根源性、基本性。其一旦形成，便表明为指挥官身上业已获得了一定的心理结构和品质结构，并以稳定的形式表现和反映出来，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显示出较为一致的品格。如，道德高尚的，无论人前人后、事大事小，都会克己奉公、先人后己；反之，自私自利的，在各种问题上总是患得患失、斤斤计较。当然，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变化的，素质也不例外。素质的稳定性并不意味着它一成不变。稳定是相对的，素质会伴随着指挥官的一生，在整个历程中，由于主客观的变化，指挥官的素质也会不断地获得发展和提高，或者衰退和降低。

3. 整体性

指挥官的素质不是孤立存在的，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的整体结构，其组成部分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是一种复杂的现实身心能量的整合。它是一个综合的整合性概念，而不是指向某一具体方面，其结构是一个完整的、协调的统一体。从军事人才学理论看，指挥官的素质不仅可以分为政治、军事、谋略、文化、信息、道德、身体、法纪、心理等要素，而且，这些素质要素，无论是在整体构成上，还是在单个要素上，都有一定的内在结构。不同军兵种、专业和岗位的指挥官，其素质结构也是不一样的，但从构成要素上看，一般具有完整性的特征。其中，政治素质是统帅和灵魂，是决定指挥官健康成长的首要要素；道德素质直接决定指挥官的人格和人品，塑造着指挥官的人格形象；法纪素质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工作表现，军事、谋略、文化、信息等素质直接转化为工作能力。从而，构成素质结构的整体。

4. 发展性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世界新军事革命蓬勃发展，指挥军官的素质已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着的可变量。随着素质发展的总体水平不断提高，素质的内容和要求，既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指挥军官的发展水平，也显示这个时期军队建设对指挥军官的素质需要标准，反映了鲜明的时代色彩。指挥军官的素质总是按照一定的规律经过若干层次逐步发展形成的，由量变到质变，从不完善到比较完善，从不稳定到比较稳定，从不成熟到比较成熟，从较低水平到较高水平，不断扩展、深化、延伸。

5. 多元性

指挥军官的素质具有丰富的内涵，是包含多种要素复合体，表现了多元性的特征。同时，指挥军官的素质又是一个开放、有序、分层次的身心系统，具有无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从教育的角度出发，可把指挥军官的素质结构划分为品德素质、智慧素质、身体素质、军事素质四个子系统，品德素质划分为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四个子系统，智慧素质又可划分为文化素质、谋略素质和信息素质三个子系统。这些素质分别居于指挥军官素质的不同层次，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协同构成指挥军官素质的有机整体，相互制约或相互促进着整体素质的发挥和提高。

三、指挥军官素质的地位作用

从事关部队战斗力生成和军队长远建设发展的高度来考察指挥军官素质的地位作用，才有助于明确方位，找准立足点，不断增强指挥军官素质建设的责任感、紧迫感和危机感。

1. 指挥军官的素质事关军队战斗力生成

广义的战斗力，即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首先是指军事实力，这是战斗力中最基础、最具有决定意义的部分；其次指综合战斗力要素，包括军队的数量、武器装备的数质量、军费、军事科技、国防后备力量和军队的传统凝聚力、内在生存能力、发展能力，以及军事思想、军事战略目标、军队体制编制在内的协同力等。战斗力的强弱，直接决定着—个国家的军队在世界上的地位。

从指挥军官的素质与部队素质的关系看，部队的整体素质就是构成战斗力的基础。在军事活动中，人作为最活跃的因素，构成了军事活动起决定作用的部分；在综合战斗力中，军人作为军队的主体，是编制构成、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军事科技等实际物质承担者。军人的素质决定着军队生存力的强弱、协同能力的优劣、综合战斗力的高低。在技术兵器不发达的过去进行战争，人是起决定作用的。而在高技术普遍运用战争的现代或未来，战斗力仍然主要取决于军人的素质。美军认为，战争的—决定因素不是武器，不是技术，而是人的素质。它的陆军《作战纲要》中就有明文规定：“战争是由人而不是由机器去进行并取得的，—如既往，人的因素将在未来的战役战斗中起决定作用。”西方管理学界也有人说：“人的知识不如人的智力，人的智力不如人的素质。”这是因为军队战斗力是由互相关联、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诸要素有机结合而形成的整体功能。然而，在形成和发挥战斗力的过程中，它们的地位和作用是不相同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文中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这一论断，指出了起核心的决定性作用的是人的素质。由

于指挥军官在军队中处于主导、领导、决策位置，部队的素质平时有赖于指挥军官去培养，战时有赖于指挥军官去激活。因此，指挥军官的素质才是促进战斗力生成的最具活力、最富弹性、最能突变的重要因素。

从指挥军官的素质与战争的关系看，由于指挥军官在战争中永远是处于主导地位，是驾驭战争的主体。部队官兵既是战斗力生成的重要物质因素，也是军队战斗力生成的全部精神因素。指挥军官素质高，不仅可使物质能量充分释放，而且可使精神能量得到成倍发挥。从战争胜利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关系来说，指挥军官素质是将使战争胜利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关键因素。

从指挥军官的素质与武器的关系看，人和武器永远是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人和武器在作战中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但二者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人和武器永远是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武器的发展依赖于人的创造，武器作用的发挥有赖于人来操作使用，武器装备还有赖于人来改进。其中，起终极和关键作用的是指挥军官，它是促进和实现武器装备功能延伸、发展、发挥和转换的“总开关”。

从指挥军官的素质与作战指导的关系来看，人的主观指导对战斗进程起着重要作用。战争不仅是物质力量的竞争，也是主观指导能力的竞争，是人的谋略和智力的决战，在一定物质条件基础上，指挥军官的主观指导作用发挥得好，就会使战斗进程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发展。反之就会使自己陷于被动，甚至失利。这在战争中是常遇到的事。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暴力行为。参战人员只有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才能在作战中做到勇敢顽强，士气高昂。列宁曾经说过：“任何战争中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情绪决定的。”这种情

绪实质上就是指部队的战斗精神，这既需要指挥军官在平时的培养，又依赖于指挥军官在战时的激发。而战斗精神平时所培养的质量和战时所激发的程度都取决于指挥军官的素质。

2. 指挥军官的素质事关军队现代化建设发展

当前，世界军事发展的强劲势头，对我军的质量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提出了严峻挑战。当然，在挑战中也存在机遇，是挑战和机遇并存。要把我军现代化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尤其是打赢信息条件下高技术局部战争，关键在人才素质。“国以人兴，政以才治。”人才兴，军队强。人才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军队建设的质量。能不能赢得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挑战，实现我军建设的战略目标，推进军队现代化进程，就取决于官兵素质，尤其是指挥军官的素质。

首先，发展军事科学理论，必须依靠指挥军官素质的提高。江泽民指出，先进的军事理论，历来是军队建设得以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战争的重要制胜因素。随着高技术武器装备大量出现并用于实战，军事理论领域开始发生革命性变化。信息战、一体化战、非线性作战等新学说、新观点层出不穷。我军建设要实现新时期我军军事战略方针，必须发展军事科学，创新军事理论；必须坚持以三代领导核心关于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研究信息条件下高技术局部战争的作战理论、攻防战法，提高军事理论水平。这就需要了解当今世界高新技术及高技术武器装备的现状、发展趋势，了解现代高技术战争特别是未来信息化战争的特点、规律，了解作战对手的武器装备、体制编制水平、作战特点及其他重要基本情况；同时要熟悉我军的基本情况，特别是熟悉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还要能解放思想，敢于创新。要达到这些要求，

没有捷径可走，只有依靠高素质指挥军官的理论研究和军事实践，否则，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次，掌握和运用军事科学理论，必须依靠指挥军官素质的提高。先进的军事理论，只有在高素质的指挥军官手中，才是成为无比宝贵的财富，才能形成强大的军事力量，真正变成巨大的战斗力。因此，江泽民号召用高科技知识武装全军，实施人才战略工程，建设“五支队伍”，其根本用意就是着眼于提高官兵素质，尤其是要提高指挥军官的素质。

第三，提高部队军事训练水平，必须依靠提高指挥军官素质的提高。适应新军事变革的需要，提高军事训练水平，必须深化训练改革。训练改革的关键是什么？中央军委明确指出：训练改革的关键是提高干部素质。这就是说，提高训练水平，深化训练改革，要靠人才素质的提高。因为训练的改革首先是训练内容的改革。根据总参谋部批准颁布的新一代军事训练大纲的要求，各军兵种部队要围绕打赢信息条件下高技术局部战争，加大高技术知识和技能训练的含量。增设信息条件下高技术局部战争相关的训练内容；拓展首长机关训练内容，增设指挥器材的操作使用及掌握组织指挥信息化战争的新技能；调整合同战术课题，加强作战全过程的训练。同时，加大训练改革和训练方法手段改革力度。根据打赢信息条件下高技术局部战争的要求，各部队要加强对抗训练，加强野战化训练，加强模拟化训练。这一切，首先必须依靠指挥军官素质的提高，才能有效地去落实、完成和实现。

第四，驾驭未来信息化战争，必须依靠指挥军官素质的提高。加强军队质量建设的最终目的在于全面提高我军战斗力水平，只有增强驾驭未来信息化战争的整体能力，才能实现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目标，履行好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统一的神圣

职责。信息条件下的高技术局部战争与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大量高新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武器装备呈现信息化、智能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全纵深作战、非线性作战将成为基本的交战方式；争夺信息优势、取得制信息权将成为作战的重心之一；作战部队高度合成，趋于小型化、轻型化和多样化；指挥体制纵向层次减少，更加灵活、高效；新的军事理论、战术战法将不断出现。要实现打赢信息化战争的目标，必须适应未来信息化战争的要求，遵照未来战争的特点规律，加速指挥军官的素质培养，大力提高其运用新的指挥手段正确指挥作战的能力，提高其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素质，才能使我军在未来信息化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3. 指挥军官的素质既事关军队长远建设，又影响制约部队当前发展

培养人才，提高指挥军官的素质，对于我军建设来说，是基础工作，根本建设，百年大计，任务非常艰巨。早在 70 年代后期，邓小平在分析“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的我军状况时就曾指出，我军存在“两个不够”：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干部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就是说，我们军队的数量虽然多，但素质比较差。他认为，承认缺点，承认不足，就是解决问题的起点，就有希望。所以，他号召全军官兵，要努力学习信息化战争知识和政治、文化、科技知识，要勤学苦练，在苦练中提高能力，增长才干。90 年代中期，江泽民在分析我军质量建设状况时认为，邓小平指出的“两个不够”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所以，他强调全军的各项建设和一切工作，都要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指导和统揽下，立足于未来，打赢信息条件下高技术局部战争，进行周密规划、全面部署和深入展开；要求要通过强化部队训练和院校训练，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特别是要培

养大批懂得高科技知识的指挥人才；号召全军各部队、各级领导机关和广大指战员，要迅速掀起并形成广泛、深入、持久地学习现代科技特别是高科技知识的热潮，并把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紧密结合起来，使大家既有正确的思想理论武装，又有现代科技特别是高科技知识武装。从邓小平忧虑的警觉到江泽民客观的剖析，20年过去了，为什么我军“两个不够”依然不够呢？实践证明，培养军事人才，提高指挥军官素质，是个系统工程，不会一蹴而就。时代在前进，科技在发展，军队在进步，“两个不够”的标准在不断提高，现代战争前进的脚步却是从来没有终止过。因此，我们只要充分认识人才培养的艰巨性，指挥军官的素质提高过程的长期性和提高素质结果对部队建设影响的长远性，并下决心花力气去解决它，就一定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从战争形态的发展变化看，由于新军事革命洪流的巨大推动作用，高新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以90年代初发生的海湾战争为标志，现代战争正在成为信息化战争。新军事变革带来的战争形态发展变革之快，变革范围之广，变革内容之深，是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可比拟的。因此，只有加速人才培养，大力提高指挥军官的素质，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赢得未来信息化战争的主动权。从我国的安全形势看，我国坚持和平外交政策和“一国两制”的方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但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台湾岛内分裂势力日益猖獗，一旦发生针对我国的战争，必将是高技术局部战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有提高广大指挥军官的素质，才能在对付这场可能发生的战争中我们有决战决胜的把握，确保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祖国的统一。从这个角度上讲，提高指挥军官的素质也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四、指挥军官素质与能力的关系

一种素质的生成必然有最适于它可能的发展，人的全面素质形成后，就为这种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土壤。这种发展本质上就是能力的生成与转化过程。在一定的素质基础上，无论是以之为直接基础的发展，还是以之为间接基础的发展，都可以在素质中找到发展的终极原因。因此，可以说指挥军官任何能力的形成都是相应素质衍生的结果。只有正确认识能力与素质之间的内在关系，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素质培养和加强能力建设。

1. 正确把握能力与素质的关系，就必须认清素质与能力生成关系

素质是能力之基，宽厚的素质使人随着社会的需求产生必要的能力。缺乏素质的“急用现学”、临时抱佛脚，其能力势必薄弱，正像贫瘠的土地难以长出茁壮的庄稼一样。指挥军官能力的形成就是这样，它必须借助遗传素质这个自然生物前提，通过部队生活、工作、实践和教育，加上主观努力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

首先，指挥军官并非生来就具有某种能力，具备的只是通过生物遗传提供的解剖生理特点。这些先天差异的解剖生理特点，叫做遗传素质，它是感觉器官、运动器官以及神经系统和脑的特点，其中主要是脑组织的特点。它们是指挥军官能力形成发展的自然前提。没有这个自然前提作基础，指挥军官能力的发展是会受限制的。遗传素质特征，特别是中枢神经系统的特征，对指挥军官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安静与好动、灵活与惰性、敏捷与迟钝等高级神经活动类型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指挥军官学习能力的形成和发展。素质的生理特性是较

为简单、单一的，但对心理能力的影响却是多方面的。

其次，遗传素质本身并不属于指挥军官能力的范畴。它只能提供指挥军官能力发展的自然前提和可能性，决不能预定或决定其能力的发展。决定指挥军官能力发展的最根本因素是部队军事实践，其中教育条件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再次，素质不是指挥军官能力生成的直接生理基础。在遗传素质先天解剖生理特征的基础上，通过后天反映现实的活动，所形成起来的大脑皮层暂时神经联系，以及高级神经活动类型的特点，是能力生成的直接生理机制。例如，条件反射形成的速度和稳定性，抑制特别是分化抑制反应形成的速度和稳定性，神经活动动力定型形成的速度和改造的难易等，这些在指挥军官能力形成上起着比解剖生理特征更直接的作用。先天与后天之“合金”构成的高级神经活动类型特点，是指挥军官能力生成的重要生理机制。其中，生理素质是能力发展的物质前提，它给能力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缺乏这种前提，能力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限制，但它不能直接形成和转化为能力的。

因此，指挥军官的能力形成与发展，既不能完全看成是由遗传决定的，也不能完全看成是由环境决定的。马克思说：“个人之间天赋才能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他告诉我们，能力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形成的。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使劳动越来越专门化，分工越来越细，从而导致了能力分工，旧能力赋予新内容，新能力随之产生。因此，对于能力与素质的关系应当解释为，能力是由先天生理素质同客观事物相互作用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军事实践对指挥军官的能力形成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生理素质、教育、外界条件对能力发展的作用，都要通过指挥军官的实践与主观努力才能实现。指挥军官的指挥能力、组织能力、管理教育能